

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文选

第一集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紅色造反派总司令部編

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文选

第一集

(校內讀物)



一九六七年八月·南昌



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 偉大的舵手
毛主席萬歲 萬歲 萬萬歲！

林彪

目 录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1
民众的大联合（一）（二）（三）	
（一九一九年七月至八月）	4
給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諸会友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15
給蔡林彬同志的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22
北京政变与商人（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23
“省宪經”与赵恆惕（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27
英国人与梁如浩（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29
紙烟稅（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1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33
三三三一制（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35
楊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37
如果討赤志同仇讐亦吾良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38
頌声来于万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39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40
邹魯与革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41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42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44
《农民問題丛刊》序（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45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49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一九二九年一月）	54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	56
中国共产党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会決議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闕西古田會議）	64
一 糾正党内非无产階級意識的不正确傾向問題（略）	
二 党的組織問題	64
三 党内教育問題	69
四 紅軍宣傳工作問題	70
五 士兵政治訓練問題	76
六 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80
七 废止肉刑問題	80
八 优卹伤兵問題	83
九 紅軍軍事系統与政政治統关系問題	85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軍	
队共同抗日宣言（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	87
依据农村中階級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	
（一九三三年六月）	89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組織上的大规模动员	
（一九三三年六月）	91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93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九三三年）	99
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九三三年八月）	103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維埃經濟建設任务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116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员会为	
“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	120

为瑞金紅軍烈士紀念塔写的碑文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123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開幕詞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124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 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 三日)	126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結論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178
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談話(一九三四年四月)	180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議(遵义會議)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过)	182
抗日救国宣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99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議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201
致蔡元培书(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207
給紅軍大学校长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	209
祝賀徐特立同志六十大寿的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210
辯証法唯物論提綱(一九三七年)	212
第一章 唯心論与唯物論	212
第二章 辯証法唯物論	218
第三章 唯物辯証法	240
《农村調查》序言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246
兴国調查(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247
东塘等处調查(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300
木口村調查(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307
贛西土地分配情形(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310
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錯誤(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315

分青和出租問題（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318
分田后的富农問題（一九三〇年十月）	324
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326
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	329
长岡乡調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331
才溪乡調查（一九三三年）	365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

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絕大的問題。从這個問題，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結論。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結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貴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議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沒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階級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經濟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兌莫克拉西，一作民

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 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則有二說，一急烈的，一溫和的。两样方法，我們应有一番选择。(一) 我們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們不自觉的誤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二) 用强权打倒强权，結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協約”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們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縛，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羣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續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沒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追上了我們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課，罢市，罢工，排貨，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間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渾渾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們的政治，沒有如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爭。他們被外界的大潮捲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監獄，待学生如囚徒。他們的产业沒有开发。他們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問和艺术。但沒有給他們用武的余地，閉鎖一个洞庭湖，將他們輕輕挡住。他們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飯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納異材。他們

的腦子貧弱而又腐敗。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沒人提倡。他們正在求學的青年，很多，很有為，沒人用有效的方法，將種種有益的新知識新藝術啟導他們，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於地球上。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捲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原載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評論》創刊號）

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藩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

本家的舒服，他們也要染一染指。至若軍營里的兵士，就是他們的兒子，或是他們的哥哥，或是他們的丈夫。當拿着機關槍對着他們射擊的時候，他們便大聲的喚。這一片喚聲，早使他們的槍彈，化成軟泥。不覺得攜手同歸，反一齊化成了抵抗貴族和資本家的健將。我們且看俄羅斯的貔貅十萬，忽然將驚旗易了紅旗，就可以曉得這中間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將貴族資本家三種法子窺破。并窺破他們實行這三種，是用聯合的手段。又覺悟他們的人數是那麼少，我們的人數是這麼多。便大大的聯合起來。聯合以後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拼命的倒担。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一派是較為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願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我們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極易為。有不易為的，便是困于歷史的勢力——習慣——我們倘能齊聲一呼，將這歷史的勢力冲破。更大大的聯合，遇着我們所不以為然的，我們就列起隊伍，向對抗的方面大呼。我們已經得了實驗，陸榮廷的子彈，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來發抖，就要舍命的飛跑。我們要知道別國的同胞們，是通常用這種方法，求到他們的利益。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

(原載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湘江評論》第二號)

民众的大联合(二)

以小联合做基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上一回的本报，已說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說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們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們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們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羣的天才，能够組織社会的天才。“羣”和“社会”就是我所說的“联合”。有大羣，有小羣，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換却名称。所以要有羣，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們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們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諸君！我們是农夫。我們就要和我們种田的同类，結成一个联合，以謀我們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們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种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种田的，他和我們利益不同，決不会幫我們去求。种田的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們？租稅是重是輕？我們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飽不飽？田不少嗎？村里沒有沒田作的人嗎？这許多問題，我們應該时时去求解答。應該和我們的同类結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較著的去求解答。

諸君！我們是工人。我們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結成一个联合，以謀我們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們做工的各种問題，工

資的多少？工時的長短？紅利的均分與否？娛樂的增進與否？……均不可不求一個解答。不可不和我們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切切實實章明較著的去求一個解答。

諸君！我們是學生。我們好苦，教我們的先生們，待我們做寇讎，欺我們做奴隸，閉鎖我們做囚犯。我們教室里的窗子那麼矮小，光綫照不到黑板，使我們成了“近視”，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彎曲症”。先生們只願要我們多看書，我們看的真多，但我們都不懂，白費了記憶。我們眼睛花了，腦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們成了“貧血症”。成了“神經衰弱症”。我們何以這麼呆板？這麼不活潑？這麼萎縮？呵！都是先生們迫着我們不許動，不許聲的原故。我們便成了“僵死症”。身體上的痛苦還次。諸君！你看我們的試驗室呵！那麼窄小！那麼貧乏！！幾件壞儀器，使我們試驗不得。我們的國文先生那麼頑固。滿嘴里“詩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們不知道現今已到了二十世紀，還迫着我們行“古禮”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們腦子里灌。我們圖書室是空的。我們遊戲場是稜的。國家要亡了，他們還貼着布告，禁止我們愛國。象這一次救國運動，受到他們的恩賜真多呢！咳！誰使我們的身體，精神，受摧折，不愉快！我們不聯合起來，講究我們的“自教育”，還待何時？我們已經墮在苦海，我們要講求自救：盧梭所發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們儘可結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們，不要靠他。遇着事情發生——象這回日本強權者和國內強權者的跋扈——我們就列起隊伍向他們作有力的大呼。

諸君！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在苦海！我們都是人，為什麼不許我們參政？我們都是人，為什麼不許我們交際？我們一窩一窩的聚着，連大門都不能跨出。無恥的男子，無賴的男子，拿着我們做玩具，教我們對他長期賣淫，破壞戀愛自由的惡魔！破壞戀愛神聖的惡魔！整天的對我們圍着。什麼“貞

操”却限于我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貞童廟”又在那里？我們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學校，教我們的又是一些無恥無賴的男子，整天說什麼“賢母良妻”，无非是教我們長期賣淫專一賣淫，怕我們不受約束，更好好的加以教訓。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們！我們于今醒了！我們要進行我們女子的聯合！要掃蕩一般強姦我們破壞我們身體精神的自由的惡魔！

諸君！我們是小學教師。我們整天的教課，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條屑，沒處可以游散舒吐。這麼一個大城里的小學教師，總不下幾千幾百，却沒有專為我們而設的娛樂場。我們教課，要隨時長進學問，却沒有一個為我們而設的研究機關。死板板的上課鐘點，那麼多，並沒有餘時，沒有餘力，——精神來不及！——去研究學問。於是乎我們變了留聲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們教給我們的真傳講義。我們肚子是餓的。月薪十元八元，還要折扣。有些校長先生，更仿照“刻減軍糧”的辦法，將政府發下的錢，上到他們的腰包去了。我們為着沒錢，我們便做了有婦的鰥夫。我和我的親愛的婦人隔過幾百里幾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學上講的小學教師是終身事業，難道便要我們做終身的鰥夫和寡婦？教育學上原說學校應該有教員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學生的模範，于今却是不能。我們為着沒錢，便不能買書，便不能游歷考察。不要說了！小學教師橫直是奴隸罷了！我們要想不做奴隸，除非聯結我們的同類，成功一個小學教師的聯合。

諸君！我們是警察。我們也要結合我們同類，成功一個有益我們身心的聯合。日本人說，最苦的是乞丐，小學教員，和警察，我們也有點感覺。

諸君！我們是車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車主的賃錢那麼多！得到的車費這麼少！何能過活，我們也有什麼聯合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車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們受苦不过，就想組成切于他們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說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籠統的名目，过細說来，象下列的

鐵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員的联合，

电话司員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紡織业工人的联合，

电車夫的联合，

街車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級小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車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許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許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許多的小联合彼此間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問是我們学生分內的事，就組成我們研究学問的联合。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该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們應該起而仿效別国的同胞們。我們應該多多进行我們的小联合。

(原載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湘江評論》第三号)